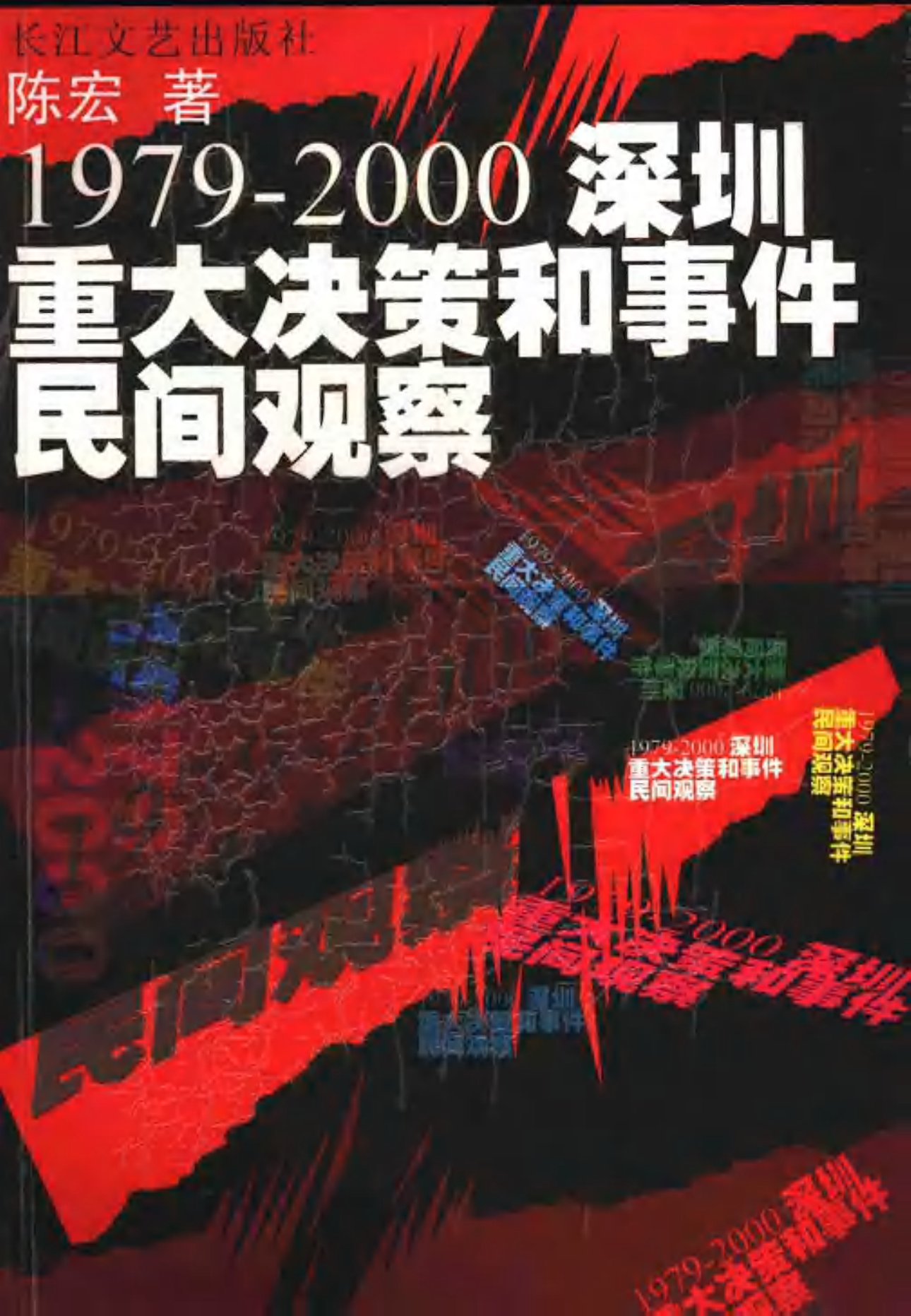


长江文艺出版社

陈宏 著

1979-2000 深圳 重大决策和事件 民间观察



1979-2000 深圳
重大决策和事件
民间观察

1979-2000 深圳
重大决策和事件
民间观察

1979-2000 深圳
重大决策和事件
民间观察

迄今惟一一本关于深圳二十年改革跌宕沉浮的民间史

本书作者历时六年叩访，一百五十四名重大决策

和事件亲历者首度开口解密

深圳二十年命运的六大关键时刻

深圳“十大风波”的真相与隐衷



ISBN 7-5354-3206-9



9 787535 432063 >

定价：32.00 元

长江文艺出版社

深圳重大决策和事件民间观察

如果我必须生一千次 我愿意生在这个地方 如果我必须死一千次 我也愿意死在这个地方

陈宏 著

1979-2000

新出图证(鄂)字 03 号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1979—2000 深圳重大决策和事件民间观察/陈宏 著

武汉:长江文艺出版社,2006.1

ISBN 7-5354-3206-9

I . 1…

II . 陈…

III . 纪实文学 - 中国 - 当代

IV . I2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数据核字(2005)第 154624 号

策 划:师永刚

装帧设计:天一创意

责任编辑:姚 梅

责任校对:龚梅芳

阳继波

责任印制:吴竹敏

出版:长江文艺出版社(电话:87679307 传真:87679300 邮编:430070)

(武汉市雄楚大街 268 号·湖北出版文化城主楼 B 座 9-10 层)

发行:长江文艺出版社(电话:87679362 87679361)

<http://www.cjlap.com>

E-mail: cjlap2004@hotmail.com

印刷:湖北峰迪印务有限公司

开本:787×1092 毫米 1/16 印张:26.5 插页:1

版次:2006 年 1 月第 1 版 2006 年 1 月第 1 次印刷

字数:342 千字

定价:32.00 元

版权所有,盗版必究(举报电话:87679307 87679310)

本社常年法律顾问:中国版权保护中心法律部

(图书出现印装问题,本社负责调换)

深圳的發展和經驗證明，
我們建立經濟特區的政策
是正確的。 鄧小平 一九八四年
八月六日

香三年，臭三年，香香臭臭又三年。在20年的一騎絕塵中，深圳在四個特區中首當其衝，遭到10余次大規模的圍剿、“彈劾”。這個年輕氣盛的城市卻令人詫異地保持着一貫的沉默。在執行我素來“不爭議”的背后，是誰給予了他如定海神針的底气？有人說，1984年小平第一次南巡，給激流駭浪中的深圳的這一句彌足珍貴的題詞，如一紙改革聖旨，可擋百萬雄師。誠哉斯言。



邓小平晚年毅然发动了一场震惊天下的改革。一个不知名的边陲小镇由此进入了整个世界的视野。1984年，改革大旗还能打多久的质疑闹得朝野沸沸扬扬，小平以肯定深圳的方式干脆利落地予以回答。此图可见，在悲腕之间，邓对改革“长子”的特殊感情。



“我这次来，主要是看，只看不说。要讲呢，我回北京去讲。”不过，深圳市委领导从老人轻松愉悦的神色间，估计他给深圳打了一个满意分。图为1984年梁湘接待小平视察深圳情景。







1978年12月18日—22日，举世瞩目的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在北京召开。因为交通不便，这个特大消息17天后才传到“省尾国角”的深圳。当地人正冒着九死一生的危险偷渡香港，他们并不理会也会没料到这次会议会彻底改变他们的命运。

1992年1月19日—23日，邓小平南巡深圳，闲庭信步之间发表了一番雷霆万钧的讲话。讲话内容当时并没有见诸报端。海外沸沸扬扬，众多猜测。国内似乎波平如镜。

3月26日，名不见经传的《深圳特区报》冒死发表《东方风来满眼春——邓小平同志在深圳纪实》，一纸风行惊天下。北京打破沉寂，迅即高调宣传。

今天，我在论述北京、深圳的渊源时，不能不想到这两个年份、两件载入中国现代史的大事。这些都与一个叫“邓小平”的矮个子巨人紧紧联系在一起。



1992年邓小平来深圳记事



深圳在1987年12月1日“违宪”敲响中国土地拍卖第一槌，但让人困惑的是，1987年到1999年，全市拍卖和招标出让面积仅80万平方米。每年协议出让面积竟逾100万平方米，两者之比为1:100。

1988年1月13日晚，中国青年思想教育研究中心报告员两甯、李燕杰、彭清一、郭海燕与蛇口青年座谈。“蛇口风波”突然爆发。1989年，蛇口停止一切改革实验，回归庸常。





1992年深圳“8·10股市风波”爆发

想起梁湘袁庚：震撼一个时代的“冤家”

在写作此书中，梁湘和袁庚是惟一令我心情既沉重又宁静的两个人。

2004年5月9日，广东省博物馆。一位老者颤巍巍地捧出两人的档案匣，让我查阅。5个小时后，我抬起头碰触到的竟是一张泪水盈眶的脸。这位面容枯瘦的老人就这样一直端坐在我的对面，一直默默流着泪。她一字一顿地说，十年了，你是第一个来我这儿查找二人资料的人。

一霎时，我背过身去，禁不住泪流满面。

如果说，袁庚今天还偶尔露峥嵘，残留在极少数人的视线和印象中，那梁湘早已彻底地从尘世消失了。对于现在绝大多数深圳人来说，他似乎一直没有存在过一样。如果说，深圳改革是一座中国二十世纪八、九十年代最皇皇巍峨的大厦，那梁袁无可争议是两根关键的巨梁。任何一场伟大的改革，都会诞生他所需要的风云人物，梁湘和袁庚就是那种为改革生，为改革死的人。

在一些人的眼里，梁湘是一个至死都刚烈生猛的大汉。梁的弟弟梁文森是一个著名的经济学教授，在48年后忆起哥哥徒步奔赴延安前跟母亲说“忠孝不能两全”的情景，流泪了。他说，没想到一个17岁的少年心这么硬。

1981年3月，62岁高龄的梁湘出任深圳市委第一书记和市长。

这个胸怀大志的刚烈汉子，为了深圳改革敢跟中央领导拍桌子。这个被称作“特区最苦时期最苦”的官，在深圳“没有过一天好日子，刚来时住在铁皮屋里。那时候的深圳只有一条200米不到的街，上步就已是郊区。晚上开会看文件只能躲在蚊帐里，因为蚊子太多。来一年就累得住进医院”。他顶着一顶顶“大帽子”，取消购物票证、粮票，推行劳动合同制，对劳动合同制工人实行社会劳动保险，成立全国第一家外汇调剂中心，实行统一的所得税税率，大刀阔斧地在一片稻田里竖起了近千幢大楼。他真正打开了深圳的局面，“深圳速度”和“一夜城”的神话因此而诞生。

在最初安排来深圳挂帅时，梁湘并不情愿，为此他与时任中共广东省委第一书记的习仲勋大吵过一架。五年后，梁湘黯然离职，临走时对近千名哭成泪人的干部群众泣声说：

“如果我必须生一千次，我愿意生在这个地方；如果我必须死一千次，我也愿意死在这个地方。”

袁庚是一位“用晚年政治生命孤注一掷”换来“蛇口这个试管婴儿诞生的空降兵”。《南方都市报》在纪念深圳建市25周年的特刊中，以一种含泪带血般的口吻说：他穿行在斥责与不解之中，以一副中国改革急先锋的形象，在蛇口2.14平方千米的土地上疾行。

有人骂他是“李鸿章”，有人说他是“冒险家”，有人说他有些“乌托邦”，但在20多年的好朋友——原《人民日报》记者陈禹山眼中，“他是一个伟大的英雄，但他并不被热爱，因为他是一个‘不听话’的坏孩子”。

1980年3月，这个“不听话”的坏孩子向主持特区工作的国务院副总理谷牧提出“公开招聘”，开了新中国人事制度改革史上的先河。之后三年，又凭着时任中共中央总书记的胡耀邦授予的“尚方宝剑”，在蛇口开展了一场引起国内外关注的群众投票直选干部的民主试验。这个“早熟的民主”，冲破了中国几十年的“人事禁区”，解决了干部终身制的问题。

他还在蛇口竖起了当时振聋发聩的“时间就是金钱，效率就是生命”的标语。对在蛇口的媒体立下规矩：“凡批评工业区领导人的文章，都可以不审稿”，“我可以不同意你的观点，但我誓死捍卫你发表不同意见的权利”，“不允许在蛇口发生以言治罪的事情”。他一再成为全国新闻人物，一再遭到猛烈的围剿抨击。

在主政蛇口的14年期间，袁庚将一个资产1个亿家底的招商局发展壮大到了身家200亿。其中包括中国第一家股份制中外合资企业——南山开发股份有限公司，全国第一家由企业创办的保险机构——蛇口平安保险公司，以及平均资本利润率列中国第一位的招商银行。

1992年12月，这个“有着诗人的气质和演说家的天分”的老人离休了。之后，他“一边在时间的隧道里渐渐退出历史舞台，一边在历史长河中慢慢沉淀河底”。

梁湘、袁庚为深圳改革初期的并立双雄。命运戏剧性地把两个脾气一样刚烈，志向一样宏大，智慧和胸襟难分上下的人紧紧地捆绑在同一块土地上，两人是“同一个战壕里的战友”，也是“对手”。这一对震撼了一个新时代的两位老人发生过许多矛盾，不断地较量了5年，官司打得硝烟弥漫，频频惊动省里、中央。但两人又喻亮情深。1998年12月20日，梁湘寂去，袁庚不顾年老体弱与疾病，逐车100多公里到广州，在梁湘灵前恸哭失声——这是袁庚退休后仅有的两次亮相政坛之一，另一次是出席深圳经济特区建立20周年庆祝大会，听取江泽民总书记的重要讲话。

然而，即使是梁湘，袁庚这样在深圳乃至在中国改革史上留下重重一笔的人物，今天的深圳还有多少人知其为何人呢？！这不能不让我悚然心惊。

无可置疑的是，我们正在告别一个激情改革的年代，正在告别一个个曾经创造

了历史而现在又将被历史淘汰的英雄们。他们史诗般的神话正如云烟般地在新世纪的星空下消散。

然而，我们该不该永远记住这一段历史，这一群人？我们为什么一直缺乏与他们对话应具备的心理准备？我们何时才会有一个比较全面客观真实的话本，帮助我们去理解观照这有着极大张力的20年呢？

在我没日没夜敲击键盘的过程中，眼前不时地闪过一幅幅风云激荡的画面。在二十世纪的八、九十年代，深圳及生存在深圳的这一个特殊的群体发动了一场天下瞩目的社会革命，他们的使命与他们的命运，决定了深圳的进步，他们的悲欢离合、沉浮起落，也成为了深圳改革史的一部分。因此，记住他们就记住了深圳二十年改革的全部曲折和悲壮。

一座忘记历史的城市，如同一个没有家园的游魂。世界上，有哪一个国家、哪一个民族、哪一个地方承荷得起1000万人口永远的精神流浪？

李锐
2001

1979 - 2000 的深圳：那是出怎样的剧目

面对选题如此重大敏感的图书，我想读者首先应该有权知道本书资料的来源：与众多以近乎文学手法反映深圳历程的其它图书不同，《1979-2000 深圳重大决策和事件民间观察》可谓是无心插柳，却历尽曲折。这本书最早动笔于 1999 年，当时我在为袁庚的传记做准备。我在袁庚身上花了近三年的心血，然而最后一刻却被迫焚烧书稿。我真的陷入了疯魔的境地。为了让我摆脱出来，一位誉满天下亦毁满天下的老人向我谈起了深圳的由来，我才意外地发现，八十年代，九十年代的深圳——这一段吞吐天下、叱咤风云的历史竟然留下了一大片一大片刺目的空白，官方也罢，民间也罢，几乎没有任何图书对此作了有价值的深度记载。

这意味着，如果任其被岁月湮灭，正像著名网文《深圳，是谁抛弃了你》的作者风中校质疑繁荣缘何而去，今天，或者三年五年后，一定会有成千上万人始终无法明白深圳的繁荣从何而来。事实上，所有对这个城市的怀疑、悲观、愤懑、偏见，甚至妖魔化，几乎都来源于我们这代人对这个城市本来面目的真正无知。

此后六年，在所有的空隙时间里，我不是泡在深圳市图书馆，就在去图书馆的路上。我的两次爱情因此而终。从 1999 年 10 月至 2002 年 8 月，我阅读了馆藏的大量与深圳有关的报刊、杂志、史志、专著，并作了近百万字的笔记。一位在体制内专职研究深圳史的何姓博士，几乎每周日的整个下午与我坐在图书馆旁荔枝公园的石凳上交流一些看法。我们常常在深圳发展的关节点和重大人物政治命运的沉浮上产生巨大的分歧，比如深圳与蛇口早期轰动一时的“四权之争”，或者特区第一风波——罗湖风波潜流下真正的交锋是什么，如果邓小平不喝止“租界风波”，1982 年的深圳会不会被人一锅端了，深圳三次突然被海内外舆论围剿的原因及有若天别的结局，深圳有没有原罪，原罪是怎么产生的，为什么许多人一直认为 1985 年黯然从深圳市委书记任上离开，后来更因“海南汽车事件”被撤去海南省省长的梁湘称得上“伟大”二字——我们经常唇枪舌战，互不相让，但探讨的内容一直让两人如伏天饮冰，极为畅快。博士是一个豁达宽容的人，他总是善意告诫我，有很多人在关注研究深圳，也有很多人在竭力忘却深圳。为了快乐，我们有时不需要回头看。

我知道，我的眼光一定灼伤了人。或许，只有伤着了一些人，才不会欺骗更多

的人。

有足够的理由支持我不必要在意别人的研究和现存的记载。坦率地说，我对这些研究者的勇气和目的抱有怀疑。在我看来，不完整的、不严谨的研究的结果本身是在制造新的谬误。我将通过引用一些例子，与读者一道，将深圳二十年里极富争议的事件，如“一万转业工程兵大罢工”、1987年“四十万人逃港”、1993年8月5日“清水河大爆炸”等，与其他书籍的相关内容和研究报告进行对比。

说到这里，我想提及一些被岁月湮灭的资料。其中最易忽略的就是深圳市博物馆。该馆存有中央、广东省委对深圳重大决策和重大事件的指示、批复，有历届市委、政府的重要会议记录，以及梁湘、李灏、厉有为的工作笔记。同样值得期待的是广东省中山图书馆，这里独家存有中国改革三老之一——原广东省委第一书记任仲夷和广东改革开放急先锋吴南生的珍贵史料。我在广东人民出版社一位女编辑的促成下，先后五次深入，做了三本记录。另一个被遗忘的是香港中文大学图书馆，里面有美国、日本、新加坡、德国、台湾等三十多个国家和地区的100多位具有世界一流水平的学者研究深圳的著述。我借栖在中大一位喜欢做兰州拉面的小伙子的宿舍，十四天中啃完了近两百本“大砖头”。

但尤其令我困惑的是，为什么此前这么多的研究者没有去查找上述资料。我认为，如果不参考这些“实证”，就无法还原历史。我确信，过往的研究者之所以通常避开这些冰冷生硬的“实证”，是因为这些工作是需要下笨功夫、坐冷板凳的，而且也是最容易让他的研究目的和结论感到尴尬的。

我还想提及的是那些几乎不可能得到的，而一旦得到就受用无穷的民间日记。1975年来到蛇口的潮汕青年李秋江，见证了蛇口的勃兴与衰忽；1981年随两万大军潇潇南下的王朝贵，感受了一个极为特殊的群体二十年的苦痛与尊严；1980年偷渡香港，1990年偷渡回深圳的四川著名女作家许东平，用2.3亿商业身家掩埋了一个移民关于诗歌的梦想。这三人用20年汗、血、泪凝铸的细节直通我心中关于深圳的疑问。

最后，我按图索骥采访了一百五十四位深圳重大决策和事件的亲历者，这对于了解当时的背景甚为重要。从某种角度来说，背景才是真相。

要对这些互相矛盾的资料去伪存真，且尽可能宏观又细节地，抽象又本我的把深圳二十年回顾一遍，无疑是一场人性、良知、道德、学问、勇气的大考验。在我受着煎熬的日子里，我的母亲遽然离去了。我没能听见她的最后一句嘱托，我从深圳赶到湖南绥宁一个叫大湾的小村时，看到的只是一张安详宁静的面孔。

奔丧回来，面对厚厚的书稿，一霎间，我仿佛醍醐灌顶。我无意也无力去塑造谁。尽管每一代人都迷恋于成为历史的一部分，每一代人都宣称自己出生于一个伟大的转折时刻，可历史总是无情的。二十年来，许多重要的人物现在已被大众遗忘。

黑格尔说，一切伟大的世界历史事变和人物，可以说都会出现两次。马克思在